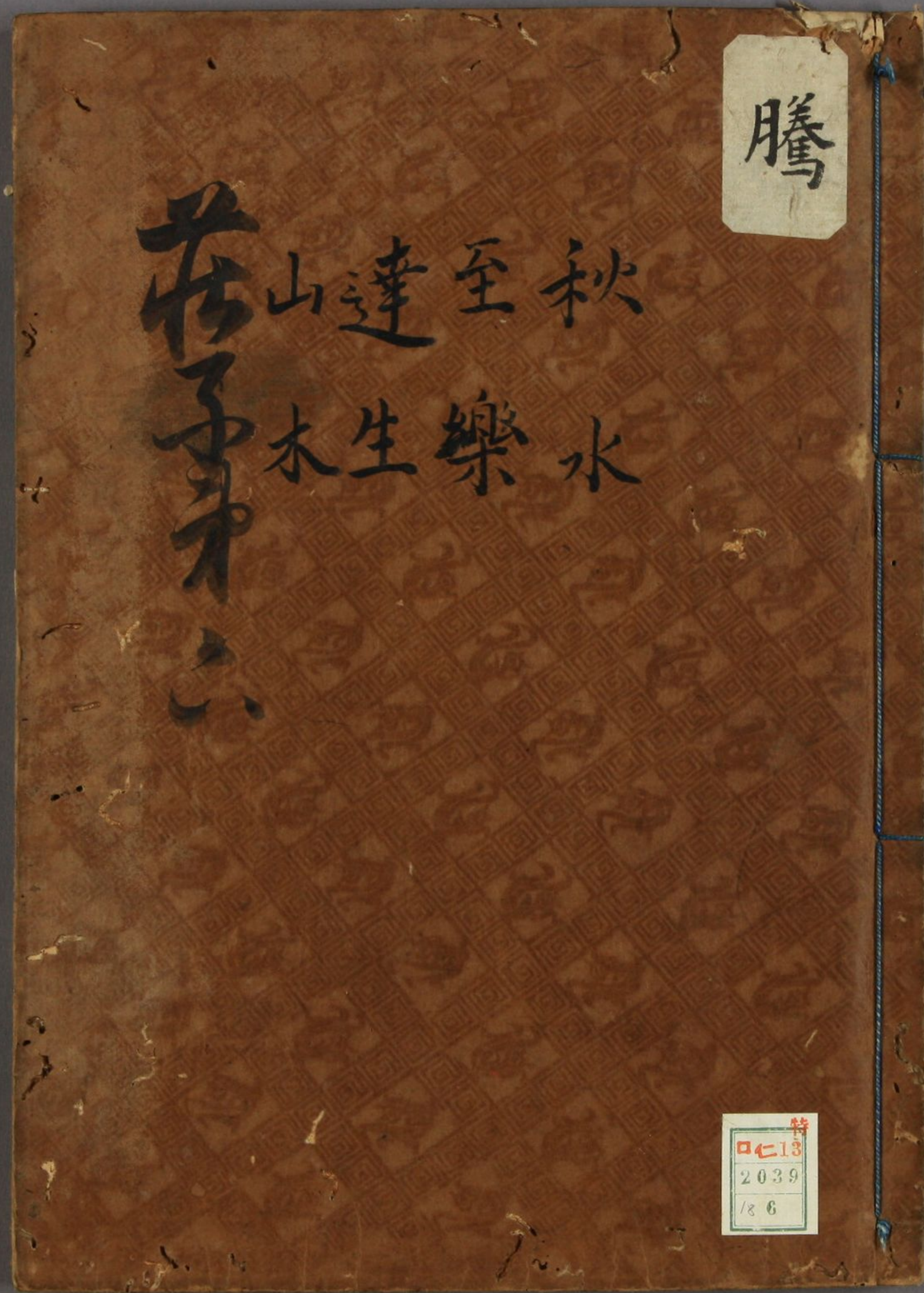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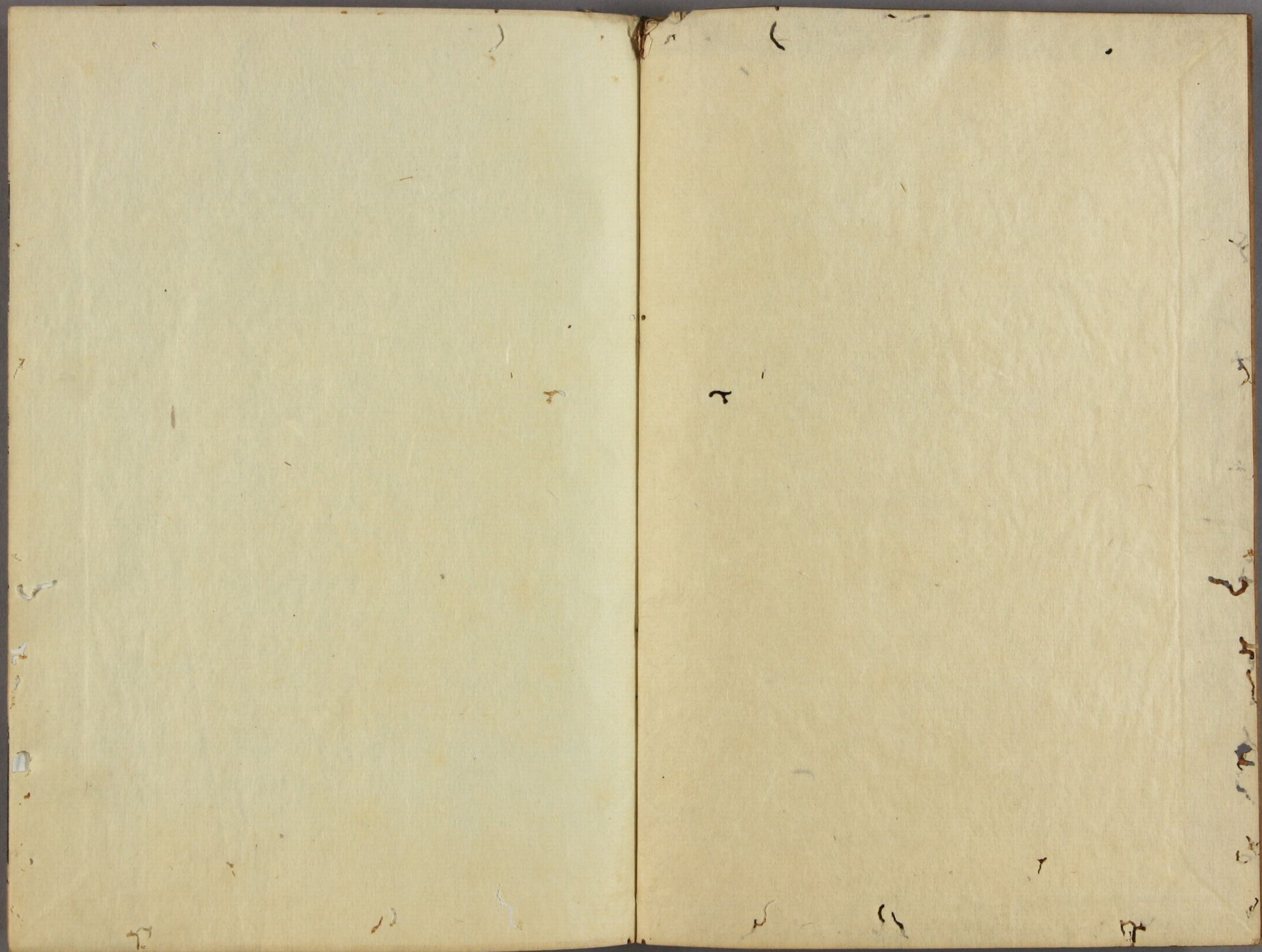


騰

秋至達山
水樂生木
莊子

仁13
2039
18 6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爲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六道也。

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

不可以語於水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余於出涯涘，觀於大海，乃知余醜。余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闕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閭，故曰尾

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螻蛄不知春秋之類知介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六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倉之所生舟車

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爲名仲尼語以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介向之自多於水乎

壘穴小空也蜂窠之類人卒人禹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爲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

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曷今故今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剛乎坦墜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

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止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後或先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

寡而後知量無窮也證考也鄉就也就今古而
考證之今故今古也剛於今古之爲一故迎而
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
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
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爲喜愠而後知分劑
之無常也剛乎坦墜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
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意
剛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此便
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
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

同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
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
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
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
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
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
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
者不剛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

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能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埒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

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絺曰非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息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惜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

唇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爲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愚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爲非。故曰：動不爲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爲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

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污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爲爾，我爲我也。故曰：不賤貪污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爲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澆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曰其所以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以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

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污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爲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壘豨苓時乎爲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駭而存焉其遞相爲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

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爲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卽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會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把堯舜與之會，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騤騤，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鵙鵙夜撮蚤，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之，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奎梁也麗禮音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
器騏驎狸狴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鵠鵠訓狐也
鳥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
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
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
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
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
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
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
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々而求之也以道

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々然寬裕
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則與道相
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然違礙也施
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
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
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
諭此心以道爲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
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
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
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

故曰其孰秉翼秉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
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旣無心則物無短長
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
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
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
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即所謂逝者如斯乎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
爲爲何者爲不爲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
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
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
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
文公皆不曾荅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
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自分曉

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它不
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
者有道之全体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四句著四
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脉極是下
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
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
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投於水火
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
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

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
到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
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
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
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
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之也
躊躇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
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
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
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
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
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
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
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
失之得也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

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今子蓬々然起於北海蓬々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々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
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蛇之
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
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蹕一
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
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々然風聲也。
指我以手指風也。躡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
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

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
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々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
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
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
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
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
言茫乎其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主道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

適然驚規々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意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々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辨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井蛙海鼃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曾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蟹螃蟹也坎井之地軒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季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號號也商鉅小蟲也跼蹐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且

遠也奭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々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辨不亦小乎鄆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鄆鄆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

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雛子知之乎夫鵲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鵲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

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墓亦莊惠邀之所石以絕水爲樑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話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惠云這老子

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闕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惠語錄見普說中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
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
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
蹲循無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
趣者，謔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耆無耆，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又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推廣言之。
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
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者名譽
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爲職事而思其
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
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今旣說富貴壽三段
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
也。蹲循與逡巡同。爭則發其形，不爭名不成。此
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

善矣。今俗之所爲，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趨者，言舉世群然而趨之也。誣，今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它文字，揖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爲殖。

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爲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慊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々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

耳曰聽，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學所，以其盡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爲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爲不能忘。

情恐不近道大惠荅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
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它學佛者若荅此問必是
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
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々然惡之支離
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々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
化而化及我々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
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癰

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々然惡之病中之意也
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
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
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
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
變化也前言蹶々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
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
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
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觸髅枕而卧。夜半觸髅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髅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髅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髣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觸髅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語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之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之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鱉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誹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主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各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它却撰出許多傾洞說話御音逐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與澶同水中

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
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
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
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觸髅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黿蠃之

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鵲掇十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順輅生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贅茵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令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攬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攬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歡却如此則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與若指觸

體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它省了兩句豎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其微耳鼃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

兩句說了个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為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烏足草烏足之根又化而為蟾蠩烏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蟾蠩蠅蟲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鵲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鵲掇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醯蟻蠅也蟻蠅化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輓黃輓化

則爲腐蠅腐蠅化則爲贅芮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軫九猷腐蠅贅芮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卻把个至怪底結殺此是其警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裯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爲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

千萬世之人爲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爲螢鼠化爲蝙蝠何處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々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々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

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發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

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

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
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
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像
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
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
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
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
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
故選物而不憎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
鎡干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
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々無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爲也此語似爲迂濶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

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造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夫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雜也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憎言雖爲物所選觸而

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爲是也。鎔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爲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

之有爲者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郭象下兩個「停審」字，亦自好。檨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檨，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疑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檨，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疑於神疑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枝而不知道實寓焉。痴儂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泅而入水也。善

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
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
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
爲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
之心以鉤帶爲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
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矜恰惜之意也射
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
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
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
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技簞以侍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嘗有單豹者
嵒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援筆掃箒也。援猶根，援之，援操，援筆以侍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兒，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

寧慾之戒莊子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
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有尻乎彫俎
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
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
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服也犧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豕也
猶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楯儻曲也曲而可以

聚物者畜筴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
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
寘諸畚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
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即
退之所謂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
爲彘謀如彼而自爲謀乃如此今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
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
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栢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龔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栢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詒

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瀟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沉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龔室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洸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峯小丘埵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六澤中之神名也栢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栢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輒然笑之貌也此

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渚子爲王養闔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

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次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為鐃，之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鐃，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鐃，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鐃似夾鐘，此雖注家之說。然鐘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鐃，鐘鼓之拊也。是

乃筍簠之類所以縣鐘鼓也筍簠之形爲鳥爲獸刻木爲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爲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齋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巳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極爲端正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贅故其靈臺一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僞爲共工故曰工僞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爲圓也。言工僞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之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

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爲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手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

足忘要

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適則內境統一而無所變不知

其所從事者矣始乎

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
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如有履之適着之既久
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
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

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
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
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瞽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
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
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
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矣罪焉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半以

響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
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鸛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汚俗也
飾知驚愚脩身明汙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
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 來本
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歟啓小孔竅也
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

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
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
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
喻已見至樂篇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々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軍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漆鴈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

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鬼不用則爲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而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

爲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爲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

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
謂俛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
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
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
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
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
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戰

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爲名初無
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
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
之所將之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
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
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
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
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爲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爲深妙言道學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返歸矣擊竹而恆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

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爲物所役

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爲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爲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歛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

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欽民之財以鑄其鐘先祭而後鑄故曰爲壇三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鐘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著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

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六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辨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翺兮翺兮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且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之燕也。羽之飛之兒也。引援群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爲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爲行列。而不如鳥鴈爲群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隳虧皆自損也。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而行。黯然而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

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
不有之也純々常々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
迹捐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
人々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
又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
麤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齒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
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雎々即尸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
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

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砥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

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爲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若結反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ツカレヌ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射睨也及其

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麓者也。縲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之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

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徵驗。此三字亦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焮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本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角，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

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一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侑其在外

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尔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爲易，貧而樂爲難。莊子却如此反說。

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
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
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
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
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
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
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
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
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
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

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
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
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
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
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鵲
鵲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
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
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
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
入也社稷祭祀祈禳之事人亦敬而存之故以

為譬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
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鸛鴈之無益亦無害則
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
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
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
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
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
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
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
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
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
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
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顰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
之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
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

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顰，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彫陵地名也。樊園之藩籬也。感周之顰，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囚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

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許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爲戮，言爲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六

長遠寺



